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左日鈔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王旭輖

讀左日鈔卷十二

吳江朱鶴齡撰

二十八年遂滅祁氏羊舌氏

祁盈惡家臣淫亂而執之未為干紀楊食我黨於祁氏亦未見大惡晉人一旦併殺之且及其族焉淫刑甚矣叔向之賢宜十世宥之而竟隕其祀以時無韓厥為之請也晉政多門范鞅荀躒皆貪賄其不服伯

宜哉

屬厭而已

注屬足也　按韋昭曰屬適也言適及飽而止此解勝杜

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

比公於大夫也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注云大夫稱主

從者病矣請以食之

公將為馬作棺子家請以馬肉食從者所以深抑公也公感子家之言始依禮以幃裹之

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陸粲曰言人自不知無擾龍之術耳非龍之有知也

杜解拘　豢龍之事杳茫難信或有是言而後世傳之史墨遠引以自明其博耳

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

疏鄭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董

姓豢龍則夏滅之矣是也

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

陸粲曰此漢儒所據以明劉氏為堯後者也世言左氏近誣非謂此類耶左傳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壁至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此等乃歆輩附益之

以更豕韋之後

史記集解按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絶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

封為上公祀為貴神

疏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非專祭此神也下云世不失職則句芒至后土亦是當時官名

在乾之姤

疏劉炫曰乾之姤坤之剝杜以之為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之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

卦故謂用九為坤蔡墨此意取易文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之義若以之為之適何以言其同人其大有所言其同人其大有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章先引初九故言乾卦之姤爻初九以下不須復云乾故言其同人其大有文勢宜然　蔡墨此言但取易有龍字而已無關易之義理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疏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賈鄭皆以烈山炎帝之號劉炫謂烈山即神農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是鼓鑄之鼓疏云冶石為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　傅遜曰家語載此事王肅注云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葢用四百八十斤鐵矣以此鑄刑書適給于用文義自明注疏解終費辭

說

民在鼎矣

言棄禮徵書則民之爭端皆在于鼎即叔向詒子産

書意

貴何業之守

跡貴之所以為貴為權勢在焉勢不足畏故業無可

守

三十年非公且徵過也

劉原父存公之說為正傳專責公非也辨見集說

敝邑之少卿也

陸粲曰少卿言非正卿猶云介卿亞卿耳杜云年少誤矣

多方以誤之

淮南子云用兵之道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此多方以誤之之道也

多方誤敵自子胥發之遂為兵家至要蓋非我之

誘不能成彼之誤非彼之誤不能成我之勝古之善師者以全取勝止是不為人所誤耳

三十一年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劉敞曰左氏云齊豹求名而亡非也豹挾怨除憤發洩為亂耳本無不畏强禦之名不畏强禦之名亦非豹所求也又云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設春秋書齊豹殺衛侯之兄縶其貶盛于稱盜矣人亦未肯奔走其名也

日月在辰尾

注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十月合朔于辰尾而食

疏東方七宿共為蒼龍之體南首北尾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房心與尾共為大辰故云辰尾龍尾也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注謫變氣也庚午去辛亥四十二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午南方楚位庚金也疏金為火妃夫妻相得而强盛是楚强之兆雖被吳入必不至亡　按

辰尾居東吳在楚東又楚之讎敵惟吳故知入郢必吳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知六年此日吳入郢午火勝庚金楚氣猶壯故知終亦不克其謂辰在辛亥而譎始庚午理不可曉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疏吳越之分同在星紀而云越福吳凶者鄭玄云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

顧炎武曰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吳伐之凶非吳先用兵之說 陳氏

曰步五星之法莫難于火莫易于木木謂之歲者以一朞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掌可定也以易推之星而見於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甚難曉者焉襄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非梓慎之言乎辰而在丑巳而在子矣越三年則戊午也歲在陬訾之口明年乃及降婁非裨竈之言乎午而在亥未而在戌矣迨昭之八年則丁卯也今在析水之津非史趙之言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

於襄之十八年丙午釋董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豕韋豕韋者亥也攝提格歲歲陰歲星為陽太歲為陰左行在寅星右轉居丑單閼歲在卯星居子執徐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在巳星居戌如左氏之説則卯而在寅午而在亥矣如司馬之説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矣以次推之皆不同馬程氏曰按三統歷法歲星一年而行一次一次分為一百四十四分其實歲星一年行一百四十五分然則每歲而剩一分一百

四十四年而滿本數所以每一百四十年而超一次也　陳禹謨曰左氏凡言占候輒以歲所在為福所衝為殃故師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越而吳不利歲淫玄枵而宋鄭饑歲棄星紀而周楚災歲在豕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凶鴻烈解亦云歲星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當居不居越而他處主死國亡然則轉移象緯亦視主德何如耳

請城成周

玉海呂氏曰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又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輿地志成周在王城東故曰東周陸機洛陽記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華延儁曰陸機所云洛陽城即成周也後漢魏隋並都於此

魏子南面

趙汸曰傳見狄泉之盟所以不書魏舒所以不序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

胡一桂曰乾侯之事人道之大變也史墨乃妄引陪貳之說夫天生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亂臣賊子接跡於世矣此黨逆之言何足稱述

定公

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啖助曰前年冬十一月城成周左氏云會於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此語重出一用夏正一用周正以此誤也

范獻子去其栢槨

趙魏舒始卒巳得范鞅為代者鞅本中軍佐於次當代之喪大記云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去栢槨示貶之也

孟懿子會城成周

注不書公未即位趙汸曰前年冬會而令役新年乃

赴功無再書之法杜注非

萇叔違天

萇叔忠之純者也以為違天可乎左氏之文害義未

有甚於此者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趙汸曰子家亟言于季孫不知所言為何是時内則

臧郈二家以君徼幸外則齊晉二國無納公之誠故子家欲季孫改過逆公以歸覬其言曰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曰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則其所嘗言於季孫者亦可知已始則叔孫之謀平子有異志終則荀躒之喑從者皆脅公故其事不遂

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

定公先入葢季孫逆之也于叔孫告子家之言知之公氏將溝焉

邵寶曰公氏猶言公家此倒句法古人多有之

二年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

注吳敎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吳伐桐偽若畏楚師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媾者所謂多方以誤之

邵寶曰臨我我伐二我我舒鳩也為我吳自我也蓋吳將伐楚欲使之無忌於是桐適叛楚故使舒鳩謂楚以師伐我我則伐桐如此者為我使之無忌也不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近吳之地哉愚按此解與

舊注異然下文即云秋楚襄瓦伐吳則舊注為是

而潛師于巢

潛者對見舟而言見舟伐桐潛師伐楚此用伍員誤楚之計也漢淮陰陳船臨晉伏兵夏陽類此

三年有兩肅爽馬

跡繹畜于馬無肅爽之名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説肅霜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

四年嘖有煩言

注嘖至也　傳遜曰管子嘖室之議荀子嘖然而不類注皆訓爭言杜解非

土田陪敦

注陪增也敦厚也土田增厚凡七百里　一曰陪重也敦槃類歃血器也讀都内切陪敦猶昭五年傳云餐有陪鼎

備物典策

跡服虔曰備物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類典策

史官書策之典使依法書時事也

因商奄之民

注商奄國名與四國流言　按詩四國是匡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紂子祿父奄即多士王来自奄之奄國近魯商即在四國之内杜注欠分曉

命以伯禽

注時周公惟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蹠劉炫云命以伯禽與下命以康誥命以唐誥正同蓋伯禽是

策命篇名杜解非是

大路少帛綪（七見反）茷（步貝反）旆旌

注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通帛為旆析羽為旌疏周禮司常云通帛為旜雜帛為物鄭玄云通帛為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釋草云茹藘茅蒐郭璞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則綪是染赤之草茷即旆也（詩正義云茷與旆古今字）旆是旂尾尾猶用赤則通

身皆赤知綪茷大赤取染赤之草為名也然則大赤即旆于綪茷之下更言旆者茷言旂尾旆言旂身圜其文故具言耳

自武父以南

疏桓十二年傳有武父是鄭地此在衛北界其地闕

取於相土之東都

按相土契之孫也傳曰相土居商丘東都意即商丘之地

疆以周索

疏疆理土地以周法則三代經界法皆有異其異未盡聞也考工記器量銘曰時文思索鄭亦以索為法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注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疏五官之長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為貴族以賜唐叔

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或以為懷姓之内立五

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

五叔無官

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愚按富辰說文昭十六國以魯衛毛聃並言毛聃明是二國毛叔名鄭聃季名載見史本紀及逸周書今

杜云毛叔聃何也聃必鄭字之誤當正之

曹為伯甸

跡鄭玄云曹今濟陰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東都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侯服五百里定陶在畿外故為甸服言其小也　曹以伯爵居甸服故曰伯甸按世家曹叔振鐸本武王同母弟故次於蔡叔度之下令杜云與周公異母不知所據何書

鄭捷齊潘

注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跡釋例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踐土之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

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則以國之大小為次

乃長衛侯於盟

王應麟曰劉文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乃長衛侯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於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六月盟於臯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

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

以謀楚

按郤宛杜注不訓伯氏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奔吳或有據徐廣以為郤宛子嚭必誤也陳啓源曰傳明言郤氏其與伯氏異族可知矣況州犂自晉奔楚嚭乃其孫才傳兩世安得便分氏族世家之言恐屬附會杜以為郤宛黨得之　太宰嚭為祖復讎子胥為父復讎初本同志迨後則忠佞分矣

自豫章與楚夾漢

按此豫章與二年見舟於豫章皆是江北地名非漢書江南之豫章郡也趙子常云豫章在淮南江北後徙在江南或曰今德安府東三十里章山是也

還塞大隧直轅冥阸

注三者漢東之隘道　玉海括地志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鄳阸即此山史記今信陽縣

正義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有平靖關葢古鄳縣之

阨塞傳遯曰大隧在今汝寧府羅山縣西南百二十
里一名九重關直轅疑為武勝關在今汝寧府信陽
縣南冥阨在信陽縣東南九十里一名平靖關有大
小石門鑿山為道是漢東三隘道塞之使吳不得退

因與孔師夾擊

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注用軍器林注吳用木為兵言椎鈍也我用革為兵
言犀利也不必久與相持

濟漢而陳自小别至於大别

小别大别注疏皆不詳所在但云近漢之山按水經注漢水東行觸大别之陂南與江合今漢陽府漢陽縣東北漢江右有大别山是也一名魯山漢水至此入江謂之沔口小别山在其西

奔食而從之

郤寶曰奔字句食而從之句食而從之吳人食楚人所為食也　按杜注奔食二字不斷

五戰及郢

䟽五戰謂濟漢而陳自小别至大别三戰也柏舉也清發也此已五矣若復數雍澨則為六矣傳例皆陳曰戰奔食而從之不暇為陳故不數也陸粲曰清發之戰半濟而擊之則亦非皆陳而戰矣何得數之為五也葢自小别至大别三戰自柏舉至此又五戰則雍澨亦在其數但傳文髙簡舉大略耳

執燧象以奔吳師

按公子偃竊出蒙臯比(見莊十年)胥臣蒙馬虎皮(見僖二十八年)此馬燧為戰車冐以狻猊象之祖也楚子使火燧繫象尾驚郤吳師此田單繫火牛尾以破燕江逌繫火雞足以破羌之祖也故兵法之竒莫備於左氏

司馬戌三戰皆傷句(古侯反)甲布裳剄而裹之

沈尹戌善料事料人於城州來知楚必敗於城郢知子常必亡至殛賁無極誅鄢將師俾楚不遽丘墟者皆其力也卒之雍澨之戰身傷以死猶免其首何忠

且壯紩

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

注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　沈括曰書傳雲夢澤在江南不然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今之安陸則雲在江北也　傅遜曰杜注以楚子初涉雎避吳既而復涉雎濟江而南入江南之夢避吳兵益遠矣然郢本在江北何時復涉江而北也使涉江

而北傳自應載之考鄖隨皆在江北下文云王奔鄖又云以王奔隨皆與江南之夢相隔又考雎漢二水皆入江故楚子既涉雎而西復還入雎由雎而入江遶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鄖自鄖而奔隨俟吳兵退即入郢並未至江南也元凱但據傳文兩涉雎遂謂濟江而南入江南之雲夢不思雎水本入江而鄖隨在江之北也

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疏鄖今江夏雲杜縣在楚之西南隨今義陽隨縣在楚東吳師尚在楚更東來奔隨者為楚與隨有恩可以保守也

我必復音覆楚國

愚謂子胥覆楚以報父兄之讎非也夫恒人殺其父兄可讎之以君殺其無罪之父兄則命也有不幸焉非讎也子胥而飲痛於其父兄惟有逃而已矣讎之則悖也其父兄以忠於楚而死其子必覆楚而亡其

社稷并非父兄意也况殺其父兄者讒臣費無極此時平王已死無極之族已赤無讎而又何報焉鄖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斯言足以定子胥之案矣　陳繼儒曰子胥報仇之後若即自刎以從父兄於地下則後世必以死孝哀之雖然子胥恩讎分明人也既借吳以報楚獨不留一死以報吳哉

五年改步改玉

跣步謂行也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
鄭玄云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跡繼武跡相及也中武
跡間容跡是君臣步不同也又公佚佩山玄玉大夫
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
為君行佩君玉及定公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
矣
申包胥以秦師至
王應麟曰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

師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讎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見吳語韓王成之讎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載七日哭秦朝為棼冒勃蘇事棼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棼冒之裔楚之同姓歟淮南修務訓又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傳考

之即左司馬戌也戌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于葉其聞包胥之風而效法之者歟

王使由于城麇

按傳文麇即是脾洩之地因子西曾立國于脾洩故築城以旌之一統志故麇子國在岳州府境有東西二城楚昭王使王孫城麇即此

不能如辭

疏敢為不敢如為不如古語然也僖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如不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可證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疏王肅本小大何知為句張㝠引傳文小大上屬

按上問高厚不知故此言築城而不知高厚于小大之事何所知乎從王肅句為是

六年公侵鄭取匡

注取匡不書歸之晉　趙汸曰杜知匡歸晉者以非

鄰國不能有其地

公叔文子老矣

注文子公叔發　按衛公叔發見襄二十九年論語

孔氏注作公孫拔䟽引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

文子枝枝生朱爲公叔氏集注云公孫枝從論語䟽

也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䟽禮諸侯使卿聘鄰國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

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者亦為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遣大夫來聘名氏不合書故略之也傳不言報晉君惟言報夫人者桓子如晉獻鄭俘即亦報晉聘也桓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陽貨既使桓子報聘晉君又別遣正卿報晉夫人所以困辱三桓而重晉禮也

遷郢于鄀

括地志鄀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按樂鄉廢縣在今襄陽府城南二百餘里遷都西北以避吳也　傅遜曰或疑子西不當臨難遷都非也郢本在江陵吳以舟師泝江而上一水可達襄陽稍西北吳既難犯又居國上流其勢易以制吳今襄陽實控扼南北天下之形勝稱馬子西謀之深矣

八年顔高之弓六鈞

王應麟曰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顏高之弓六鈞其即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為御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强名無足怪也愚按史記正義云孔子在衛南子招孔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據此傳文顏高斃于陽州其事在定八年而孔子世家序過匡于是年之後則顏刻之非顏高明矣招摇次乘又在過匡之後則在衛無顏高為

御之事又明矣

主人出師奔

注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䟽賈逵云廪丘氏出戰魯師奔走而郤退言魯無戰備也如杜解增傳所無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䟽齊聞救而去晉師未入魯境不成為救故不書

史記正義士會食邑于范因為范氏中行偃本姓荀

偃將中軍為中行因氏馬原與智氏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稱荀

魯於是始尚羔

疏先是魯命卿與大夫倶執雁今始知尚羔令卿執之記禮廢之久

衛人請執牛耳

疏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尸盟

者執之令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為盟主宜涖牛
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涉佗捘子對反衛侯之手及捥
注捘擠也血至捥　傳遜曰捘一作捽是把持之義
捥今文作腕掌後節中也捘手及腕葢上近于臂杜
解捘為擠是推擠不當言及腕傳亦不言見血
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
注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　陳傅良曰成

桓公不書專譏晉之伐與國也經所以特書遂杜說非自晉厲以來王人多會伐者矣

公山不狃不得志于季氏因陽虎

按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名孔子當在此時不狃之與陽虎其欲去三桓一也而其情有異不狃之意在於張公室特不知此非家臣所宜舉爾虎本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為利而已觀異日吳欲伐魯不狃止之虎乃勸齊三加于魯可見二人心事夫

子所以一則欲見而不見一則来名而欲往也

桓子咋謂林楚

按字書咋側格切大聲也杜訓暫非

喜于徵死

注徵名也季氏得脫必喜故言喜于名死　按此解未順陸子餘云當作喜于脫死因上林楚云徵死故此誤寫耳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劉用熙曰予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北宮出謂逐之使出而各居也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王應麟曰子産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鹽鐵論又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按論衡云周以八寸為尺則二尺四寸為三尺蓋周之遺制又曰子産

鑄刑鼎以救敝俗也叔向猶譏之況鄧析竹刑又改刑鼎之舊乎析著書列刑名家有曰君父于臣子無厚固不仁者駟歂殺之乃其自取而左氏乃責歂不忠乎責其不忠曷若責其用刑書乎

載蔥（蔥初江反窻同說文作囱）靈

疏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此車前後有障蔽兩旁開窻可以覩望窻中竪木謂之靈今人猶呼窻木為靈子

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林注挈彌謂東郭書子讓衆而立于城之左我讓衆而立于城之右使登城者盡終而後下入城葢彌恐書先下故又譎以讓之邵寶曰登登城也下既登而入城也左右非譎辭絕而後下乃譎辭也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疏古人用車四馬夾轅二馬謂之服外二馬謂之驂其首差退說文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胷之皮也驂馬

之首當服馬之胷胷上有靳故云吾之從子如驂馬
當服馬之靳杜云靳車中馬蓋言靳是中馬之駕具
中馬即服馬也　邵寶曰東郭書讓登爭先也犂彌
讓下亦爭先也曩與犂彌既不得先難也今猛言先
登是又難也如驂馬之靳則書先而猛略後馬所謂
先先于衆非先于書也何難之有故笑而言之
晉車千乘在中牟
注今榮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䟽趙世家獻侯即

位治中牟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此言晉車在中牟又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為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也此中牟在河北但不復知其處臣瓚云趙界自漳水以北中牟當在漯水之上今按史記正義云鄴即相州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

皙幘而衣貍製

注幘齒上下相值製表也疏幘說文作齻齒相值也

言齒長而白上下相當　傳遜曰如疏說皙幘是齒白而齊悉謂皙是面白之名幘即岸幘之幘一時據軍中所見何暇細及口中之齒乎愚按漢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幘之制起于秦故注疏解如此仍從舊說為安

彼賓旅也

賓言讓旅言等也書先登彌先下是旅進退也

公三襚之

疏自死至殯三時與衣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

與之犀軒與直蓋

注犀軒卿車疏說文軒曲輈也謂軒車有藩蔽魚軒以魚皮為飾犀軒當以犀皮為飾也直蓋高蓋也

坐引者以師哭之

按坐謂膝坐即跪也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

立

十年齊人以兵刼魯侯

章如愚曰左氏載犂彌言於齊侯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凡幾未嘗有以兵刼人之事景公圖伯魯方請成以兵刼之何以示諸侯乎借或有之左氏以為萊人穀梁又不言萊人但曰齊人公羊又都無此説而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遷又不言刼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

為戲數說互異將誰適從乎至孔子使茲無還辭盟之語尤不可信

有如此盟

按經不書盟恐傳難盡信辨詳集說

嘉樂不野合

禮饗在廟燕在寢不得行於郊野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注揚水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按四言第四句也

是不敢以告人杜注所云是三言

每出一門郈人閉之

愚謂駟赤之得行其計郈人為之用也赤妙有權略既使魯不失郈又驅侯犯如齊不致激成禍亂待小人法當如是

齊人乃致郈

郈實曰齊人致郈與前侯犯從之句相應侯犯從之之時必以郈之名籍歸齊齊至是來致之

十二年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注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陸粲曰滑羅以曹國弱小無追兵故言與其空設猛厲之容寧安於無勇不欲虛當為殿之名也恐無示弱誘之之意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愚謂公山不狃叔孫輒之徒據費以叛說者云此叛季氏非叛魯也在季為逆在魯為忠其說非也彼稔

見三家不臣之跡尤而效之藉口於張公室以為名耳其志何嘗在興魯哉觀二人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是投鼠而不知忌器者也非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則公幾不免論語所以特書公山氏為叛叛者甚逆之辭天下未有以叛稱而能成大謀濟大事者也然則孔子何以欲往其名曰孔子視天下無不可用之人使孔子用公山必教之以臣於季氏用季氏必教之以臣

於魯公用魯公又必教之以朝宗周事天子而復周公伯禽之盛所謂我為東周者此也而豈區區挾叛季之人以為興魯之資哉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

愚謂墮費者季孫之志也季孫何以欲墮之以不狃據費必將為巳害如侯犯之於郈者其時夫子為司寇仲由為季宰必以强幹弱枝之論昌言於朝季孫所以樂從之也及不狃率費人襲魯將得季孫而甘

心馬然稱兵犯闕事已不順所謂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者也況不狃得志則隳都之舉必不得行夫子奉公伐之既張魯公之威又順季孫之欲所以隳費易易也圍成不克特以孟孫入公斂陽之說然使夫子久于魯亦必有權道以弭服之而豈終于不隳哉

十三年乃介而與之乘驅之

跡介甲也詐言晉師至衛侯不及駕兵車因與衛侯

同乘言齊侯之欲親衛侯也

絕衛之道也

郤寶曰置諸邯鄲衛人意也置諸晉陽非衛人意也

衛自此往來必絕故曰絕衛之道

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穆文熙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趙鞅殺邯鄲午非其

罪激成荀范之禍此其始禍者非鞅乎乃荀范出奔

而鞅以韓魏請得復其位則晉為無刑矣後乃假罪

安于尸之于朝將誰欺哉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趙訪曰鞅以范中行氏見伐出奔而經書叛者時二家伐之圍之皆稟君命故晉人以叛告也觀荀躒言于衛侯可見

韓魏以趙氏為請

韓不信與荀寅相惡魏曼多與士吉射相惡故二氏請于君而納鞅三家分晉之形見于此矣

史䲔曰子富而能臣必免于難戍也驕其亡乎

凌稚隆曰公叔文子而富也史魚為之謀無亦勸之歸邑于公散積于衆以無益驕者之過即戍可以不亡乃僅告以富而能臣為及身之計耳雖文子令終其子卒不免奔亡之禍保世尤宗之道豈如是乎

十四年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

孫琮曰許太子而殺其母固不可為也許太子而背之使不幸而太子見殺尤不可言也然則為速當奈

何始聞太子之命即以母子大義正言諫之不得則以死拒之又不得則以亡避之今皆不能而止以縊死為辭此貪生之徒耳乃曰義不必信義果如是耶

十五年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趙汸曰公穀二傳謂定姒者哀公妾母非也定姒從夫謚而終定哀之世他無定夫人喪此為適母明矣愚謂定姒若果夫人不赴猶可曰煩于喪禮不祔則無故而黜君母于廟禮必不然二傳之說為正卲文

莊云子不成君夫人之號未可尊也况卒也後公二月葬也後公一旬以君正妾固宜若是　姜寶曰定夫人娶與薨皆不見于經其娶在未即位之前薨在春秋絕筆之後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注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書之以示譏　汪克寬曰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于魯豈有魯國城邑乃過時而告于廟可以掩其實乎此非人情

也

讀左日鈔卷十一

讀左日鈔卷十二

吳江朱鶴齡撰

哀公

元年里而栽

注栽設板築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疏築墻立板謂之栽蓋竪木以約板也楚慮外人救蔡則已表裏受敵故築壘周匝去蔡城一里以圍之内置兵以攻

蔡外憑壘以禦救者

夫屯晝夜九日

疏劉炫曰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壘成

夫者别有城夫非戰士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史記索隱夫椒賈逵云越地得之但未詳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為一且夫差以報越為志悉兵伐越則當及越地何乃不離

吳境近在太湖中耶

逃奔有虞

注梁國有虞縣疏舜始國于虞在河東太陽縣禹封舜後未必在河東梁國有虞縣其地以虞為名疑是夏時虞國杜于地名言有者皆疑辭

器不彤鏤

注彤丹也鏤刻也國語注彤謂丹楹鏤謂刻桷

二年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郈寳曰郢有命于靈公何為不立也君薨于寢而嗣定焉禮也遊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如其時與地郢亦可以從之矣是故郢之辭禮也葢有慕于季札之風者也又曰靈公欲立郢郢曰輒在是有見于適庶無見于昭穆也雖然父喪而無子則孫可以承重父喪而有子則孫不可以襲尊可以承重者禮之變不可以襲曾者禮之常

三揖在下

注三揖卿大夫士疏周禮司士孫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玄云特揖一一揖之旅揖爵同者衆揖之三揖士有上中下

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注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疏此春秋時河道與杜氏時異土地名云戚頓丘衛縣西戚界在枯河東是春秋時戚在河東也從晉而言河西為内東為外故云戚在河外也是時晉軍已渡河矣師人皆

迷不知戚處陽虎憶其渡處在戚之北河既北流據水所向則東為右故欲出河右而南行也

使太子絻音問

注絻者始發喪之禮䟽禮不至喪所不得括髮故始發喪服絻鄭玄注禮云免之制未聞舊説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郤繞紒也汪琬曰免之為絻猶衰之為縗程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如免冠之免非冠

名其說誤也

以兵車之斾與駟乘兵車先陳

注斾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衆陸粲曰

杜解未明按襄十八年晉伐齊使乘車者左實右偽

以斾先此傳文亦此意蓋設斾於車盛為軍容與駟

乘兵軍在前者相對結陳駟乘自後至見之必懼其

衆也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注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疏昭五年傳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縣别有百乘與作雒之言合也上大夫受縣縣則為百乘之家言得進為卿也縣有四郡則郡方五十里下大夫得此五十里之采邑

士田十萬

疏王制云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士田十萬為方百里有餘

志父無罪

注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疏服虔云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

桐棺三寸不設屬音燭辟步歷反

疏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故以為罰夫子制于中都棺四寸三寸亦罰也屬次大棺也辟親身棺也王棺四重被水牛及兕之革為一重辟為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為一重大棺為二重

大夫一重無辟惟屬與大棺為一重今云不設辟者

僭君制耳非正禮也

素車樸馬

疏樸馬謂髦不翦落　按樸者對文而言翦鬣則為

文馬矣

無入于兆

注兆葬域疏周禮冢人云凡兵死者不入兆域鄭玄

云戰敗無勇投諸營外以罰之

登鐵上

括地志鐵丘在衛南縣東南十五里

孟喜曰可矣

注喜太子前怯今更勇　傳遜曰非喜太子也下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於太子勇不相接蓋鄭敗則范中行失援糧竭必將亡而傳使應之以猶有知在也

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按𩊚引軸也以皮約馬胸而引車軸也欲明其𩊚之將絶故不以乘人而以乘材材小木也既而果絶則前之將絶驗矣

三年濟濡帷幕欝攸從之

注欝攸火氣也　濡帷幕于水中出以濟用從火氣所向而為之備二句皆倒字法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

郈寳曰正常之告南孺子男可謂不負桓子矣于時

康子即位矣告不亦晚乎娠有期日始卒而告請需馬固愈于既葬而徒告也雖然康子之立固必有君命矣君將奈何因其請退而辭之可也俾遂攝馬而約反嗣于他日亦可也

則或殺之矣

即康子為之也朱子所云康子奪適謂此

四年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注承音懲蓋楚言䟽懲創往年州來之遷恐更復遷

徙承懲音相近聲轉而字異耳

單浮餘圍蠻氏

史記正義括地志故蠻城謂之蠻中在汝州梁縣界

左傳單浮餘圍蠻氏杜預云城在河南新城東南伊

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為麻麻蠻聲相近耳按

新城今陸渾縣是也

以臨上雒

按上雒在今商州形勢所在斯時為晉地下云將通

于少習以聽命注云少習商縣武關也即沛公入秦之道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注命大夫別縣監尹䟽陰地者河南山北東西橫長其間非一邑也若是典邑大夫則當以邑冠之今言陰地之命大夫則是特命大夫使總監陰地故為別縣監尹也以其去國遥遠別為置監

以畀楚師于三戶

注今丹水縣北三户亭　按史記楚雖三户亡秦必楚即此地　時楚人圖北方勢甚張謀甚狡而晉何其懦也斯時有范中行之難故不能與抗然諸蠻無罪誘而致之執而畀之晉世主夏盟而今乃京師楚乎

弦施逆之遂隨臨

疏趙稷初奔臨本欲據臨距國今弦施逆稷欲納之他邑以臨險固故毀之　按林注謂隨墮臨邑以處趙

稷誤也下文弦施會鮮虞納荀寅于栢人則稷亦從之矣

五年王生授我矣遂死于栢人

王生之舉張柳朔與祁奚之舉解狐絶相類柳朔卒死范氏以報王生尤為千古義俠怨自若焉不以蔽賢無私德焉不以負舉兩人惟一心事主故磊落如是後世人臣恩怨明而國事僨矣

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按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蓋佛肸本晉邑宰而助范中行者魯亦援范中行佛肸所以來召孔子也夫佛肸與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之事蓋不同矣不狃猶名張公室佛肸則黨范中行為逆者也二氏伐晉侯敗而出奔不狃在吳猶不忘宗國佛肸則與范中行俱滅亡而不悔者也其時趙鞅已歸晉奉君命而討不臣二氏豈有復存之理夫子乃欲往其名哉所云欲往

者猶云居夷浮海無所復之而云然耳

六年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愚謂國人之追國高以陳氏厚施于民之故且國夏高張阿景公意而立荼已大拂國人之情矣能無助陳氏乎　陳乞之以詐去國高為欲廢孺子荼也其欲廢孺子荼為欲立陽生也孺子荼之立景公不託陳乞而託國高固乞之所甚惡也

再敗楚師

注前敗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按劉炫云再敗謂今戰更敗覲下云棄盟逃讎方說退意劉解是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馮時可曰楚昭時救陳在城父三軍從焉鄀都一空國耳越女之子章傫然一賤者也冢嗣未定羣公子旁睨章保不為魯之公子班齊之孺子荼耶是故讓子西讓子期又讓子閭者凡以安章也楚子知子閭

之賢足以安章也故讓之獨數不然均庶兄也何至於子閭而五讓歟子閭許而後可定立章之謀矣潛師閉塗立子章於軍中而敵人不知楚國按堵其辭也非矯也其許也非貪也吾以為昭王之明過於宋宣而子閭之順過於宋穆遠矣

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王應麟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衆鳥夾日楚昭以

問周太史可見災異古史官之職後世委之星歷卜祝之司而修省之意微矣

江漢睢漳

水經睢水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水經襄陽至南郡當陽縣入江

僖子不對而泣

悼公意欲僖子殺荼僖子不忍故泣　甚哉陳氏之得民也國人知之而不言所以敢名陽生自魯入齊

自陳入宫詐脅鮑子斥逐君夫人無一人與為難者不對而泣似亦良心然安知非詐也舉齊國而詐之何有于一朱毛哉

七年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疏周禮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大行人云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陸粲曰上物亦通言之如冕十二旒玉路繁纓十二就之類牢亦在其中

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力果反以為飾

疏史記太伯仲雍二人奔荊蠻文身斷髮此云太伯端委仲雍斷髮者太伯初往未為彼君故服其本服自治周禮及仲雍民歸既多既為彼君宜從彼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是也　漢書地理志越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黃震曰蘇黃門

謂子貢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未嘗有斷髮文身之事至仲雍而後斷髮文身太泥左傳夫斷髮文身者泰伯仲雍始入吳之事隨其俗也端委而治者吳人尊信之後泰伯君吳之事也泰伯果端委于其先矣仲雍繼之為君而乃斷髮文身豈人情耶　王樵曰斥吳先君之事此非所宜言傳者傅會之耳

八年師待之

此宋師也宋之殿兵不行故師待之入國林注以曹

師言誤

問于叔孫輒

定十二年叔孫輒襲魯兵敗奔齊後又自齊奔吳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

䟽率謂在軍前引導率領先行非謂軍前之將帥也

故不狃云子辭王將使我以其知魯道者惟此二人

故也　禇師圃脫衛侯中年之阨公山不狃拒叔孫

伐魯之謀皆志不忘宗國君子有取焉其云君子違

不適雝國又云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並長者之言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常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馬國人懼

疏克之非實克也蓋鄅人道吳人之言謂必可克之以吳人王犯常宰武城與澹臺子羽之父相善也國人懼者武城人懼子羽父為吳內應也　愚按劉炫謂其時巳克武城國人懼懼其害魯非武城也陸子餘取此說蓋武城在今費縣西北為吳魯孔道吳克

武城將駐兵深入況王犯與子羽父二人相得恐其堅心事吳故國人皆為之懼也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羅景綸曰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慨然與宵攻之列即因是而死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葉水心以刼寨病之過矣

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

魯雖為城下之盟吳人行成全是微虎懼之一夕三

還之力及景伯負載書出盟諸大夫因求吳王子交

質以當景伯吳王不欲遂兩止也

吳人盟而還

注不書盟恥吳夷　趙匡曰吳之伐魯為邾故也若

實為城下盟則魯懼甚矣何得不使歸邾子而待齊

重請師乃歸之乎經不書盟信經可也

九年故園宋雍丘

按雍丘本杞所封此曰宋雍丘蓋杞遷而宋得之

遇水適火

䟽服虔曰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

盈水名也

注趙鞅姓盈水盈坎乃行　按史記秦伯翳之後嬴姓也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嬴盈字同音然此解本牽强難通而下又取水盈坎為義與鞅姓何涉

十年齊人弒悼公赴於師

傳不言弑者為誰按齊世家云鮑子田世家作鮑牧與悼公有郤四年吳魯來伐鮑子弑公赴於吳然經文齊侯書卒恐無被弑之事辨詳集說

於是乎取犂及轅

注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疏犂即犂丘也二十三年傳齊晉戰于犂丘知伯親禽顔庚庚即涿聚也二十七年陳成子名顔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犂一名隰

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愚謂李子身雖不入吳國心未嘗一日忘吳也是時夫差方結怨于齊安可復搆兵于楚以務德為名遏子期而去之誠不欲殘民取勝以厚夫差之毒而速其亡也　劉氏曰左氏云延州來季子推驗其年季子近百歲矣似異時事傳附著其說耳

十一年一室敵車僂矣

言以一都邑之室而敵一兵車自有餘力非謂以魯

一室敵齊一車也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冉求之意謂武叔未堪戰我故不答戰事蓋以激之故武叔云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杜云非已才力所及故不能言失其旨矣

有子曰就用命焉

就即陳力就列之就言須雖弱使之就于行伍必用命焉就字微讀　冉有樊遲皆忠于魯史記載夫子

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也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不
出此夫子之訓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為與嬖僮汪錡乘皆死
陸粲曰公為乃昭公之子謀逐季孫以成乾侯之禍
至是乃死或曰彼蓋悼前事之失而以晚蓋者也夫
然曷若盡節于昭公歟使其從公而出也能彊勉與
子家子同心而無與羣小相比公存則蒙死圖入如
甯俞之于衛侯公沒則泣血求援如申包胥之於楚

國不濟則刎頸絶脰以謝君父可也今靦然𦜕人共國已再易世雖隕于原野而非其死所曷足貴乎

命其徒歌虞殯

注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䟽禮啓殯而葬下棺反日中而虞葢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今之挽歌是也

困學紀聞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於田横之客

人尋約吳髪短

注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髪短欲以繩貫首　凌稚隆

曰令人具繩為俘獲用以吳俗斷髮不可縛欲以繩貫其首取之　公孫夏諸人誓死則志決何反被禽其氣怯也公孫揮獨志在獲人卒不為人所獲而免于死其氣壯也故知戰以氣為主

王及列士皆有賂

孫武子曰卑而驕之劉寅曰卑辭厚賂使彼志驕則怠而不為備故可襲而破之如越子率衆朝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為豢吳冐頓以千里馬閼氏與東胡東

胡志驕不為備卒滅之是也

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

注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　傳遜曰按史記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于齊鮑氏而還報吳今考傳文此云使于齊下云反役明是子胥身自使齊若子胥使人當云使使于齊而無反役之文矣

衛人立遺使室孔姞

注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按孔文子始令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己女妻之繼又惡其淫乃奪己女而妻太叔之弟二事皆不列人類夫子以他善而稱其文其取人之恕哉李彭山云或傳文有誣辭

胡簋之事

注夏曰胡周曰簋疏明堂位有虞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

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並云夏曰瑚杜亦同之

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金履祥曰按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六年何久于衛如此及考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于衛也然猶至衛何也孔子在陳思魯狂士曰

盍歸乎来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于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貢子羔之徒亦多衛人而魯為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也

十二年用田賦

按作丘甲者一丘而出一甲一甸出四甲也用田賦者丘出牛馬之賦又藉井而取之不待丘也杜氏皆不可從辨詳集說

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注孔子始老故與弔也孔子以小君禮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䟽大夫之喪服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加環絰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此何以言放絰而拜蓋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弔者先拜　傳遜曰曲禮言賓主弔喪之常弔君母自不同意孔子于時必已弔之于朝矣弔而後適季氏非適季氏弔也

拜乃賓主相見交拜之禮見季氏不絻則亦放經而拜以為稱耳弔喪不答拜于此何與然杜注所云亦有誤孔子仕于定公十年距此已遠何云始老又以去絰為從主節制此豈弔季氏而乃云從主哉　愚按孟子之卒實吳女也故娶不告宗廟沒不赴諸侯葬亦不稱小君覿季氏不服喪冠則當時不以夫人禮待之可知矣孔子去絰而拜固不欲矯季孫之失亦所以掩昭公之非禮也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注盟不書畏吳竊盟　愚按自哀二年盟句繹以後凡内外盟經皆不書以齎盟要盟不足書且不忍書也若云畏吳而竊與衛宋盟故不書恐不可信盟歃大事也誰能掩之且吳人主會寧不慮為吳所覺而三國敢竊自為盟耶

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注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疏月令

季夏之月火昬中詩傳流下也火星七月昬而見于西南漸下流也周禮季冬納火是九月之昬火始入十月之昬則伏火猶西流言未盡没是夏九月也

十三年越子伐吴為二隧

注隧道也　愚按吴語句踐命范蠡舌吴越春秋作洩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吴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曰姑熊夷吴郊也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吴入其郛焚其姑蘇臺徙其大舟葢越兵入吴一截淮一泝江所謂二隧

也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干隧干隧地無考

疑二隧之訛

吳晉爭先

𨼆國語說此事云吳公先歃晉侯亞之今經書公會

晉侯及吳子傳稱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吳俱

在下晉實先矣國語之文多與傳異傳去云國語非

丘明所作二文不同者必語虛而傳實　趙鵬飛曰

是時吳強晉弱然吳方在會而越入吳之報忽至吳

子眷荒刉報者七人則内惕而不敢固爭恐左氏先晉是愚按此時晉實不兢吳公先歃晉侯亞之當以外傳為實辨見集說

伯帥侯牧以見于王

注伯王官伯侯牧方伯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于外曰侯職方者二伯各主一方州長者州牧各主一州周禮所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也　按康王之誥云太保率西方

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此即伯

率侯牧以見王之禮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

魯有祈穀之郊而無冬至之郊上辛盡下辛乃前一

月卜郊之禮然春秋所書郊無定月景伯云云特權

辭以紿吳耳不可以典制求之

呼曰庚癸乎則諾

庚金屬秋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諾者諾其請而與

之

十四年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家語作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子姓鉏商名　括地志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十五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

及即位使為政

愚謂陳氏之謀齊日耽耽然在其側簡公之寵闞止

適子之以隙耳闞止輕率寡謀復寵陳豹而欲盡去陳氏卒之殺其身以及其君方信平仲之外善陳桓子而內則以禮告景公不為無見

子我夕

注夕視事　傳遜曰昭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注云莫見柳文朝日說引此傳文亦以為莫見　按此與子革不同下云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可見為視事也

子我盟諸陳于陳宗

陳宗陳氏之宗廟也與下盟辭有如陳宗同有謂陳氏宗主即陳成子者非是

子行舍於公宫

愚謂陳逆初逃陳氏後何以忽在公宫哉陳豹之事闞止陳逆之隱公宫皆成子之謀也自古奸臣竊國必密置私人為内間然後其計得成闞止寵豹正墮成子術中逆復在宫則成子出入皆無所忌簡公動

息無不知而可以美之於股掌之上矣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注成子之兄弟眧子莊蒯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廪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　史記索隱按世本眧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杜注強相證合言四乘有八人耳又按田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即此事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是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

然其兄弟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強
云兄弟八人增叔父為兄弟之數服虔杜預皆失之
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
陸粲曰陳恒之力於弒逆若撥麷矣聞公怒而將出
豈其情哉姑以是覘國人之心激私黨之怒而已意
如之被伐也請以五乘亡彌年之拒輒也欲自北門
出姦人飾詐大抵然耳　愚謂成子欲出亡所以激
陳逆之怒也成子亡逆必為鬬止所屠自不得不刦

而止之

陳恒執公於舒州

史記舒作徐索隱曰徐音舒齊邑薛縣是也正義曰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渤海郡東平縣

逢澤有介麋焉

注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䟽臣瓚案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縣有逢忌陂是也開封縣逢澤去宋都睢陽

四百餘里非輕行可到故杜以遠疑非也

司馬請瑞馬

注瑞符節以發兵疏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若今以銅虎符發兵

司馬牛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傳詳司馬牛卒葬所在愍賢者之失所也使宋景念向戌之賢不絕其祀名牛而復之不亦稱乎而卒使

之死於亡也悲夫

十五年廢日其積一日遷次

廢日二句難解或曰廢與費音同積去聲言日費呉國之供給委積故一日即遷一次急於致君命也

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郤實曰禮賓終有于入竟者有于未將命者於入竟者主人為之殯介攝其命於未將命者以尸將事

太子馬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蘇轍曰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于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偕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存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于孔子其慮害曾不若名獲悲夫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注魯哀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

丑無已丑日月必有誤疏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冬十月下云庚子孔子生賈逵服虔皆定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卒杜元凱從史記愚案公羊以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與日同獨冬十月少異世家謂二十二年生者蓋誤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耳洪興祖主穀梁而

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八月二十一日也宋景濂辨之曰公穀傳經之家講師相授其言必有據依且又先於司馬遷者也自當從之但考春秋長歴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十一月無庚子庚子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則月當以穀梁為正矣孔子辛之年月日具詳左氏然哀公十六年乃壬戌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是五月十二日己與乙文相近故誤耳乙丑則四月十八日以夏

正言之實二月十八日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

得年七十四謂七十三者非也

無自律

嘆已無所取法

使貳車反祏於西圃

注祏藏主石函疏禮大夫之祭無主悝有主者當時

僭為之

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何以知其不洩人言於承劒不動知之葢不怵人者亦不必媚人也

子西以袂掩面死

子西之死在孔子没後或人及其生存時舉以為問葢震矜其定楚之功也然子西忠而實闇卒召白勝之亂蒙面以死是尚不得與葉公並稱況子産管仲乎

十七年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

食
疏甸即乘也四丘為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衛侯本許良夫服冕乘軒則衛侯既入良夫為大夫矣兵車一轅兩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為四馬今止乘兩牡謂之衷甸者衷中也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為等差也　紫衣為君服禮無明文玉藻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管子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蓋當時人主好服

紫衣君既服之臣不得僭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是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襲則二衣皆重之裼則袒正服露裼衣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克美也然則在君之所於法惟有露裼衣無露裘之時今良夫以食熱故偏袒其裘則并裘亦袒是不敬也　劍不得近至尊故近君則解劍

吳師分以禦之

劉寅曰越為左右句卒吳分兵禦之越遂潛涉破吳夫形人而我不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敵分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我之所與戰者約矣我之戰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備多則我所與戰者愈約矣　李靖曰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越分兵潛涉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姬澹遠來伐石勒勒遣孔萇逆擊之萇退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大敗之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取勝者

多

太子又使𧎘之

注𧎘訢父欲速得其處　愚案𧎘疑當作詠即謡詠之詠蒯聵之居戚也其子輒拒之於衛其入衛也太子疾又愬之於晉春秋子禍之烈未有若蒯聵者也豈非戲陽速之事已實有以誨之哉　傅遜曰觀蒯聵輒疾之事人道幾絶矣夫子何以有正名之説余謂蒯聵欲殺南子出於羞忿與篡弑者稍殊且靈公

未有廢之之命也何不可以君國設已廢則輙豈獨得立乎若夫子為政當使輙以國讓父而身為太子蒯聵雖不仁得國於輙必不廢之而立疾其事甚易而子路以為迂何也

緜緜生之瓜古叶乎攻切音姑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良夫誠小人太子疾自以私怨殺之未當其罪故死而猶能見夢於莊公也

如魚竀頳同尾衡華肓反流而方蒲郎反羊裔焉大國滅之將

亡閭門塞竇乃自後踰

注竀赤也横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疏鄭衆以縣言如赬尾之魚方羊遊戲於横流之中喻蒯聵滛縱也劉炫云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為韻裔焉二字宜向下讀言邊遠之大國將來滅之

愚按方羊古與彷徉通楚辭聊彷徉以逍遥劉以裔焉大國為句稍强然較之連上彷徉者差成文也

韻會云竇集韻或作窬説文引主竇亦作主窬上羊

亡為韻此甯踰為韻正繇辭之體孔氏阿杜而非劉

失之矣

武伯曰然則彘也

按執牛耳即襄二十七年叔向所云尸盟也國君在

則當以人臣執之吳姑曹衛石魋皆然故武伯自以

為當執杜云執者無常恐非

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蹟案左氏敬王崩在此年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

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則敬王崩當在哀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二十一年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覺皆讀去聲與蹈叶

注臯緩也疏士喪禮始死復魂云臯某復鄭玄云臯

長聲也緩聲而長引之是臯為緩也

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憂叶衣虚切音於易林出入休居安居無憂

注二國齊邾也　傳遜曰二國以齊魯賔主言之邾

國小從齊其事輕矣魯為齊責顧不憂耶　王應麟

曰儒書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巳輕儒矣至戰國而淳

于髠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

極於李斯

二十二年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史記作自剄死以歸以其尸歸也越絶書越王棲夫差於秦餘杭山卒因葬焉吳志云夫差冢在陽山陽山一名秦餘杭山與傳不合　愚案傳哀二十年越圍吳二十二年滅吳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與左傳合吳越春秋繫其事於二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二十三年使肥與有職競焉

按說文競訓彊職競謂强力於職事也亦倒字法杜云競遽也不然

其可以稱旌繁步干反乎

注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　劉用熙曰稱讀稱副之稱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

二十四年是僨言也

林注僨過也過謬之言陸粲曰僨是蹎蹶之義此當

作憊說文字林皆云憊寱言不慧也

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按史記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此云因太宰嚭則嚭又用於越也未知孰是

二十五年君將殻之

注殻嘔吐也　按說文作㱿音罄傳云韻書無此字蓋㱿之誤也宜改正

公戟其手

注抵從手屈肘如戟形　傳遜曰以手抵從既非戟形矣曰屈肘又非手矣且屈其肘安能如戟乎考字書單枝曰戈雙枝曰戟雙枝與中幹列而為三此必屈二指而以其三指為戟形耳

乃載寶以歸

拳彌以衛盜恐輒而載其寶以歸衛言輒之愚為其臣所弄如此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而納公

注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　按杜注解申開二字似僻䟽云衛人申開守陴得之蓋申開嚴設守備聲言納輒輒知衆情不附故不敢入也

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

愚謂蒯聵與輒皆出而復反反而復出均之不令終者也然聵欲弑母其後太子疾椓之於晉以召晉兵身死戎州而疾亦不免焉輒據國拒父其後夫人之弟期謀亂卒以逐輒輒惡期以及其甥而巳之子亦

不免馬父子效尤為天下笑積惡貽殃信夫

二十七年盟於平陽

注西平陽疏宣八年城平陽彼注云今太山有平陽縣故此云西平陽也高平南有平陽縣

季康子辛公弔馬降禮

注禮不備也　陸粲曰降禮猶言降於喪食公過自貶也公弔季氏敢不備禮乎

讀左日鈔卷十二